

# 語絲

第五卷，第三七期

## 美學：表現的科學

Penedetto Croce  
林語堂譯

“Die Aesthetik als Wissenschaft des Ausdrucks”

### 一三，論各藝的專門之學

藝術家表現時所使用的專門知識，可以分出多少門類，這些門類叫做「各藝的專科」。

*instichere* 藝術的專門學識)。因此有建築學，講明機器的原則，各種建築材料的重量及抵

石灰與石膏的調和法等等；有雕刻學，講明雕斲各種石質所應用的工具，如何鑄銅，

鑿刀雕鑿銅質，如何依石膏模型複製，如何保存模型原料的濕氣等；有圖畫學，講

油畫，調色渲染的技術，人身之尺度配合，配景法的原則等；有演講學，指導

如何練習聲音，及關於摹擦手勢的門法等；餘如教音樂唱歌的各種門法，不

( 482 )

勝枚舉。這種的說明，在各國書籍都是汗牛充棟。並且因爲，準確的說，何者爲有益，何者爲無用，甚難決擇，所以這種書籍每流爲百科全書，包羅萬有。VITRUV 在他的『建築學』(de Architectura) 一書，要求建築師應該知道文學，圖畫，幾何，算術，光學，歷史，自然哲學，及倫理，法律，醫學，天文，音樂等。所有的知識都是好的，有用的！學你的藝術，然後把他們丟開腦後。

自然這種的經驗的類書，不能成爲科學。這種的知識，是從最不同的科學及專門學術摭拾得來，他們的科學的及哲學的原理，也是藏在這些科學及專門學術裏頭。要構成那一藝術的專門學，就是將本來至曠至繁的事物條理，貫通聯合起來；這就是把所湊合的各部分開起來，再做一個新組合。倘使我們要把建築，圖畫，音樂的指南，寫得有科學的體裁形式，就除了剩下一些機器學，光學，聲學的正常原理以外，別無他物；再不然，如單從各科學中有關於美術的部分摘錄出來，再集成爲一新科學，那末就是放棄各藝的範圍，而走上美學的範圍，這美學，却只有普通的美學一種。凡是有科學眼光兼有哲學旨趣的人，編過教科書及專科指南的人，都要感覺如此。

但是有人還要夢想着，以爲可有各分藝的美學，這就是把物質方面，與美學方面，誤混

的極點；這些人想要解決這些問題：如什麼是各藝術的界限？我們使用彩色與使用聲音所能做到的的是怎樣？單色的白描與彩畫各有何止境？圖畫與音樂，圖畫與雕塑，詩文與音樂之間，界限何在？

用科學的話講起來，這就等於要問：美學的表現與聲音學有什麼關連？美學的表現與光學有什麼關連？云云——但是美學的程序，既然與物質的程序沒有關連，沒有比接，那末，美學的程序，又何能與某特種的物質程序（如光學，聲學的現象）有什麼關連與比接呢？

#### 一四，論藝術的分類

所謂各種「藝術」，沒有美學上的界限，因為要有界限，須先有美學上的存在，而我們却已證明，這些藝術的分類，純是出乎經驗的根據而已。這一層道理，也告訴我們，凡要作美學上的分類，都是一種荒謬的舉動。既然沒有界限，就各藝術的範圍，不易斷定，所以分類也就無從下手。多少卷帙浩繁的藝術分類藝術統系論著，儘可以付之一炬，未見有何損失。

藝術分類是如何的不可能，也可以由分類者所不得不用奇異方法，而得證明。第一

( 484 )

種，最常聽見的分類，就是分爲『目治』『耳治』及『幻想』的藝術，彷彿耳，目，及幻想都是並列的東西，在論理上是可以平等互換的！又有人分爲『時間』的與『空間』的藝術，『靜』的與『動』的藝術，一如『時間』『空間』『靜』『動』等字便能斷定美學上的種式，而能與藝術自身會有什麼關係。另外有人開着玩笑，將藝術分爲『古典的』與『浪漫的』或分爲『東方的』『古典的』與『浪漫的』，殊不知這不過是將指歷史上事實的簡單名詞，加上學術觀念的價值而已，不然就是又來作徒勞無補的美學上體裁的分類，對於這點，上文已經交代清楚了。或者有人這樣的分法：『從一面看得見的藝術』如圖畫，及『從各方面看得見的藝術』如雕塑——癡人說夢的種種天地間絕無僅有的異說。這些不過是遊戲而已，雖然有時也是有名的哲學家的遊戲。……

### 一五，論藝術關係說

還有藝術關係說與藝術分限說，也處於相同位置。人家定了各分藝之後，接着就問：那一種藝術是最『偉大』（"die maechtigste" 最雄偉的）？而且，在多種藝術連合並用之時，豈不是應有更加雄偉的效力？關於這一點我們毫不知道。我們只由歷來經驗知道，某種美術上

的意象，須用某種物質的方法表現出來，別種的美術上的意象，又須用別種的方法。有一種戲劇，只供書本上閱讀，可以發生效力，又有他種，却須經過朗誦，或是借助於佈景的設備。有某種藝術的意念，要得到充分的表現，須借助於文字，歌唱，樂器，顏色，建築，及演員；同時也有別種，只須數筆的輪廓或是幾行鉛筆畫線已能完事。但是如果說朗誦，或是佈景，或是其餘上文所說的各種湊合起來，會比鉛筆或是鋼筆的幾行畫線更爲『雄壯』，這便不對；每個程序，或是每一類的程序，都有他特別的目標，而在目標各各不同之時，我們不能拿各種工具的力量來互相較量。

#### 一六，論發表的動作與物用及道德的關係

唯有把真正的美學上的動作與實用的發表動作嚴格分開清楚，我們才有希望解決那些關於藝術與用處及藝術與道德的煩難問題。

我們已經指明藝術自身對於用處及道德（就是對於各式的實際行動）純然獨立，不爲所制。若是沒有這個獨立性，藝術內部的價值就談不到，而且我們絕對不能形容，缺了這美學

的活動爲必要的前提時，還能有什麼美學。

但是這獨立性，是藝術家匠心或天機與會的獨立，或是心靈上表現的獨立，若由此並主張發表或傳佈的實際動作（爲美學上程序所可有可無的結果）也是同樣的獨立，那便錯了。若將藝術二字，指藝術之發表（*Voraussetzung*，譯者按此指物質界實際動作與美學界之「表現」*der aesthetische Ausdruck* 嚴別），用處與道德立刻就有干涉之權利，與家主對於家中物具的權利相同。

實際上，我們並不虛想，把我們心中無數的表現與意念發表出來，結晶出來；我們並不將我們的想念，或是幻想，逐一說出寫出，或是印行，或給畫出來，公之於衆。在我們心中形成着或是至少醞釀着的無數意念中，我們選擇一下。而我們這選擇的標準却是受了我們生活中的經濟方面倫理方面所限制。

而且就使我們已把我們的感念結晶出來，我們還可以作一度的商量，是否應把他發表並在何時何地，用何方法，及向何人發表。這些問題都屬於功用及倫理的標準範圍。

在這些標準中，所謂「審擇」「趣味」「道德風化」「教育」「通俗」都有點存在理由；這些標準，加於藝術自身，却一點沒有存在理由，所以在純粹美學上我們已經擯棄不談。每種錯

誤，必有任何一種理由。主張乖錯的美學信條的人，都是注目於那些在經濟倫理生活上與美學上程序有關的一些實際程序。

至於關於發表刊行美學的作品，有人還是主張最大的自由，也是對的；我們自己也是這樣主張。但是主張自由與釐定界限（即使是極渺遠的界限）倒底還是倫理的問題。倘是有人援引那最高原則，那美學的基礎（*Fundamentum aesthetices*）即藝術之獨立，來掩護不道德的投機者的滑頭漁利的計畫，發表悠謬怪誕的言論，一味投好於讀者的不健全的嗜好，或是借爲口實，主張對於在公衆場所賣春畫者應發給照會，這才是幼稚可笑之至。後者應屬於警察的治權，前者也應憑道德人心去判決。對於藝術作品的美學上評判與對於藝術家人格的倫理上的評判，毫無關係；並且也無關於那些防止利用藝術做不正用途的章程法律，此種用途與藝術本身無關，因爲藝術本身，只是純粹理論上的觀感而已。（以上節譯原書第十五章）

### 一七，論美學上的評判同於美學上的創作

比方現在，美學上的心理程序及其發表，已經全部完成，眼前就有一個美的表現，是用



( 488 )

某種物質保存着；那末，來評判這樣的一個表現是什麼意義呢？『在我們心中印證出來創造者之神景』（“*Im in uns reproduzieren*”）藝術批評家幾乎異口同聲的回答，而這答案也是極佳。我們試詳細體會這麼一個程序，依這目標將他有系統的說明一下。

某甲正求一種印象的表現 (*Ausdruck des Eindrucks*)，這種印象他正在感覺，或是從前曾經感覺，但是還未將他表現出來。他明知有這種的表現（詞句等），但是遍求種種字句，總不能達其目的。他試用某M的結構，覺得不妥，不能恰到好處，未臻絕境，以為醜惡，遂不要他；再試用某N的結構，也得同樣效果，他或者看未清楚，或者全未看到（要處）。那佳句總是來不到手。再經過多少次嘗試，有時將近目的，有時又差得很遠，一天忽然尋到這確當的表現（而且彷彿這表現是不費思力水到渠成的）而豁達光明了（*Heillichter* 光明誕生）。他此刻一時享受美的快感。醜惡的及其不愉快的感覺是不成功而未能超越困難的美學上的動作；美的是那勝利的表現的動作。

我們取這文字上的例，因為這最容易去複驗，因為就使我們不能人人繪畫，至少人人總會說話。但是現在有某乙要來『評判』這個表現，斷定他是美是惡，他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潛身於某甲之地，而借用某甲所表現出來的物質上的表記，重新領略這同一個程序。倘是甲



看得清楚，那末乙處於甲的地位，也會看得清楚，而遂感覺那表現的美。倘是甲看不清楚，乙也看不清楚，而要同甲一樣感覺那表現是多少醜惡。

#### 一八，論評判不能互相歧異

我們知道，還有兩種的情形，尚未討論：就是甲看清楚而乙懵懂，或是甲懵懂而乙看得清楚。從哲學的上面講，這兩種的設想都是不可能的。表現感興的動作，既然是一種動作，不是一種逢場作戲而已 (*Spiel der Tanne*)，乃是一種精神上的需要。一個美學上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就是好的答案（按即謂恰到好處之表現）。自然事實似乎與我們的理論相反。作家所認為『美麗的』，別的批評家却認為『醜陋』；作家所認為滿意不完美的作品。却被批評家認為『美麗』與『完善』。但是這不過等於說，兩方面之間，有一個不是。或是作家，或是批評家，或者一次作家不是，一次批評家不是。事實上，作家對於他心中的經過，並不每次十分清楚的盤查一下。我們的草率，倉皇，惰性，及理論上的成見常叫我們自己稱道，並且自己相信，我們的作品是美的，倘是一經沉靜思慮之下，就要認為不美，而與事實相符，正如可

( 499 )

( 490 )

憐的 Don Quixote 將他的紙糊頭盔，修補好了，再用力將劍一戳，要試他一試，才頓然醒悟。有時由於同樣的，或相反但是同類的原因，使作家意見錯亂，使他賤視他的好作品，或是將他神機臨到一氣呵成的好作品，反要斲傷改竄。同樣的，批評家有時也受倉皇，草率，惰性，理論上的成見，私人之愛憎及同類的動機所支配，以美者為惡，惡者為美；若能一旦摒除這些成見，也就能認出其美惡，而不必留給更細謹，更憑良心，更不感情用事的後代，去主持他所不肯主持的公道。

### 一九，論天才與鑒賞力之相同

從以上的討論，那個認識美的評判的動作與創作美的動作是相同的。其不同處，不是在其動作本身，而是在其環境情況之不同；一個是美的創作 (Produktion)，一個是美的印證 (Reproduktion 即重新表現)。評判的動作名為鑒賞力 (Geschmack 指「識」英文作 "taste")，創作的動作名為天才 (Genie 指「才」英文作 "genius")，所以天才(才)與鑒賞力(識)是相同的。

常聽人家說一種話，使我們略為窺到這天才與鑒賞力之相同，如有人說：批評家也應當

多少是個藝術家，而藝術家也應當多少是個批評家，或是說有一種主動的鑑賞力（能創作的），有一種被動的鑑賞力（能印證的）。自然也常聽人家說起相反的話。比方有人說到無天才之鑑賞力（Geschmack ohne Genie『有識無才』）或是無鑑賞力之天才（Genie ohne Geschmack『有才無識』），譯者按：Genie指才，即才略，關於文章之氣骨，Geschmack指識，即識見，關於文章的用字遣辭，排比配合，以才勝者，鋒發韻流，以文勝者，工整秀麗，如『文情並茂』，『工力悉敵』等語，『文』『工』是指Geschm'ck，『力』『情』是指Genie。這種的話，實只是指程度深淺之差別而已，否則毫無意義。所謂『無鑑賞力之天才』實指那些攬得精要而略於皮毛的作品；所謂『無天才之鑑賞力』也是指那些專事修飾，却沒有才力足以幹旋使成規模偉大的作品。這類的話，自然還有不少。但是這種把天才與鑑賞力，藝術的創作與印證，認為根本不同的假定，將使此（藝術的）傳達與評判陷於不可解。一人對於未曾身歷其境的東西，怎樣會下評判呢？由某種動作發生出來的東西，怎樣能由他種動作去批評呢？也許批評家只是一個小天才，而藝術家是大天才，前者只有十人的膂力，後者有百夫的膂力，前者須借助後者之力才能達到某種高度；但是力有高下而原性則非相同不可。要批評Dante，我們須達到他的詩境；據日常經驗自然我們不是Dante，而Dante也不是我們；但是在玩摩與評判之一剎

(49<sup>n</sup>)

那，我們的精神完全與他合一，而在這一剎那間 *Dante* 是與我們合一。有這相同的可能，所以我們渺小之靈魂才能成爲偉大的魂靈的回響，而同他們在虛性的普遍中共成偉大。

二〇，他種動作與此相符之例

我們可以附帶說明，我們所說關於美學上的評判的話，也可以適用於他種動作及各種的批評。凡學術上的，經濟上的，及倫理上的批評，也是經過同樣的程序。此方講倫理的批評：只有爲那作某項抉擇的人設身處地，才能斷定那抉擇是否合於倫理。不然就那項行爲既爲我們所未了解，又何從去下批評。犯兇殺罪的人，也許是個梟獍，但是也許是個英雄；就使爲維持治安起見，所正法者是梟獍或是英雄，都無關係，但是要從倫理方面評判事端的人，却不能不分別是非；要下這倫理上的評判，就不能不設身處地，想像那行兇者心理上的經過，才能明白當時案上的倫理方面，不僅是法律方面，的真相。有時我們也講到『是非之心』講到『他』上的聰明善斷』(de *Sittliche Takt*)，這個聰明善斷，就是指所謂『倫理的感覺』(das *Sittliche Bewusstsein*)，就是良心之動作。

## 二一，對於絕對論與相對論的批評

以上關於美學上的評判或印證的解釋，對於絕對論(Absolutismus)與相對論(Relativismus)都能得一公平的了解。絕對論主張有絕對的美惡的鑑別，相對論却否認這種的鑑別。

絕對論者美惡可以判別的主張是對的，但是他們所持的理由根據是錯的。他們以為美是一種寄托於藝術動作之外，是一種的意象，一種藝術家所要表現的典型，批評家據這典型去下評判，合則美，不合則惡。但是藝術中却没有意象與典型(Begriffe und Modelle)；我們聲明每個作品有他自己的典型，只能依其自身評判，這就是聲明世上沒有客觀的美的典型，無論這些典型是知識上的觀念，或是什麼玄學上所虛擬的『象』(Ideen)。

照這個道理，主張相反的相對論者是完全對的，可算是一種進步。但是反對論者又持之過激，或者所持的理由乖謬。他們所謂『仁見智，不可相強』(原文，『關於美惡的鑑別，無從辯起』)是說同一表現，或認為美暢流麗，或認為令人作嘔，都隨各人情性，無從致辯。但是我們知道這愉快與不愉快是媒體上的感覺；所以相對論者誤把印象(Eindrücke)認為表現

(49)

( 494 )

(Ausdruck)，而昧於美學上程序的真相。

正當的解決，應該一面擯棄相對論，或是心理論 (Psychologismus) 及絕對論，而一面承認美惡的標準，雖是絕對，但是這個絕對性，非寄托於理想界的理智的絕對性乃是幻想力的本能的絕對性。我們承認每項真正完美的表現動作爲美，而承認每項錯謬悻悻疏略不備的表現動作爲醜惡。

(以上節譯原書第十六章)

## 二二，論美術史上及文學史上沒有一貫的進步

所以在文學史上與藝術史上，如在他種的史上，『進步』的標準是所不能缺少的。我們要洞澈某種藝術作品的真相，只能認清作家所求解決的藝術問題 (即其命意) 而去查明他的解決是否成功，成功到若何程度，不成功到若何程度。但是在文學史上及藝術史上，進步的標準，却與科學史上的進步，形式大不相同，正如藝術程序與科學程序性質之大不相同。

在科學的歷史，我們可以劃出一條進步或退步的直線。科學是屬於普通觀念，科學的問題可以用一個偉大的統系，或舉一個問題，來包括其餘，在這統系之間，再分等級及彼此關

連。這個真理或是知識的性質，會耗了一切思想家的精神魄力：印度與希臘哲學家，回教與耶教的哲學家，剪短髮的與包頭巾的頭腦，戴假髮的與戴黑便帽的頭腦（如Hobbes所說）；並且還要耗了天下後世的多少精神魄力。但是藝術却是直覺，而直覺是個性，個性却天地間一種只有一個。所以要把人類的藝術創作，歸入一個進步及退步的直線上，是謬妄的做法。

藝術作品的歷史，形成一個進步的圈線，但是在這圈線上，每個有他自己的問題，而且只對於這個問題有所謂進步可言。倘使有許多人在同一材料用功夫，但是未能獨臻絕境，只能略近目標，我們說，這有進步了，再來了一個人能巧得天然，成爲絕藝，我們就說，這已臻絕境了（『圈線已成了』）；而那進步也就截止，像文藝復興時代，用騎士義俠的材料來做詩的進步，從Petrarch起到Ariosto爲止境。Ariosto之後，再有人要來玩弄這些詩裁，最多不過是摹倣效顰，或遠不逮前，或走極端，無論如何總是遜色於前，而成爲衰退現象，如Petrarch之繼起者。到了再另起一圈線（派別），才又有進步：例如Cervantes比先前更加顯然自覺的出以諷刺格調（按：諷刺中世紀的騎士義俠材料）。所以你看十六世紀之末，意大利文學的衰退，還有什麼原因？就是沒有東西可說了，只能在已經用過千遍萬回的材料上盤纏，或是趨於波詭誕異而已。倘使那時代的意大利作家，能自覺其衰退，而把那裏退頹喪表現出來，他們就不



( 496 )

流爲頹喪，而能在那時潛伏的新文學運動提前出來。若是材料不同時，也就沒有進步的圈線。Shakespeare不能算爲比Dante進步，或是Goethe比Shakespeare進步；最多不過是說，Dante比起中世紀的寫夢境者進步，Shakespeare比以利沙伯時代的戲劇家進步，與Wilde及Goethe前半部的Goethe比『狂飆』時代的作家進步罷了。甚至於野蠻民族的藝術，以藝術論，並不亞於文明人的藝術，只要他們能將野人的印象充分的表現出來。

### 二三，與這條科例相牴觸的各種謬說

對於這條文學史上及美學史上的殊特的「標準」，常有人牴觸，而且現在還有不少這樣的人；有一種人說意大利藝術胚胎於Gothic而昌明於Raphael與Titian，實則Gothic自有他的獨到處，在經營他心中的情感材料，已盡人事之可能，完美無憾。自然他不能像Raphael的描畫身體，也不會像Titian的渲染配色，但Raphael及Titian便能畫『聖佛蘭西與貧窮的結婚』（誓身貧乏）『聖佛蘭西之死』嗎？（按Gothic名畫爲在A.S.二二十八幅關於聖佛蘭西生平事蹟的壁畫）一方面固然未能注意於文藝復興時代（即Raphael時代）所崇拜及研究的體體豐肌之

美，而另一方面對於十三世紀的人（即Gothic時人）所感覺的一種穢研秀麗纏綿淒楚之致，也覺意味蕭然。兩者既然缺乏共通之點，又何從去較量高下呢？

同一樣的錯誤，如美術史上有名的分類，分美術史為三期，第一叫做東方時期，為體裁與意境不合，而偏重體裁的時期，第二叫做古典時期，為體裁與意境融和並重時期，第三叫做浪漫時期，為體裁與意境的融和重新破壞而偏重意境時期。或者如另一種分類，第一東方美術，為體裁未備的美術，第二古典的，體裁美備的美術，第三浪漫的或近代的，為體裁與內涵並備的美術。我們明白，這『古典』與『浪漫』名詞，於許多意義之外，還指歷史上進步及退步的時期，而這進步與退步，却是對於不知什麼『人類的美術標準』而言。

我們可以照以下方式立定科學史與美術及文學分別的界限：科學是全人類在幾百千年中共同經營的一個整理的作品（*Intellectual*），所以科學有一貫的進境，而其餘的作品却各有各的問題，各有各的境域。我們同時可以想到人類實際動作的歷史上相同或互異的例：在這歷史上，人類的共同理想（即精神的自由解放），使人類共同的文化史得以成立，而一方另有個別的目標，不過是純粹經濟上的活動，總是破碎不全，限於個人的。現且不必去詳細說明。

二四，『進步』二字在美術界上的又一意義

所以照這樣講，人類沒有美學上的進步。所謂美學上的進步，並不是指真正的美學上的進步，乃指我們歷史知識的逐漸增加豐富，幫助我們同情了解古今中外各地各族的藝術成績，而開拓我們的胸懷。比如我們只將十八世紀與現代一比較就覺得相差甚遠，十八世紀的人，總不能脫離自身的見解，去體會其餘，而我們現代人，却同時能欣賞希臘，羅馬，及東羅馬帝國的藝術——而且對於這些比前人更加真正的了解體會——推而至於中世紀的，亞拉伯的，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及十八世紀Baroque(藝術派別名，重華麗粧飾)的藝術，同時又深入研究埃及，巴比倫，Uthensish(羅馬立國以前之意大利族名)，甚至於有史以前的藝術。野人與文明人的不同，決不在於賦稟能力，因野人一樣有語言，心知，宗教，風俗，而且也是一個完備的人；所不同者，不過是文明人的思想動作，能貫穿支配地球上的比較大部分。我們不能確說我們比起Greece(希臘文化昌明時代之雅典王)時代的人精神上優勝。但是又誰能否認，我們心靈比他們豐富？不但多有希臘人自己的國粹，並且多有許多民族許多時代的寶藏，此外還有現代人自己的收獲。

此外，美學上的進步還有第二種同是不甚適當的意義，就是指文明人同野蠻人或半開化民族比較起來，精神上比較複雜，比較纖細，這可由他們的藝術作品看出來。這個進步，是在於社會普通的複雜情狀，而不在於藝術的動作自身，在於藝術的動作自身，用什麼題材，是毫無關係的。

美學上的進步，還有第三種意義，就是指一代的創作，比他代較多豐富的美感，較少疏漏不全頹喪的作品。依這個意義，我們可以講在十三世紀之末及十五世紀之末，有一種美學上的進步，一種藝術的復興。

以上就是我們在文學及美術史上所應牢記的最要幾點。（以上節譯原書第十七章）

## 眼

金子洋文著  
沈端先譯

### 一

午前十一點鐘光景。

「今天不幹了！」照相店的主人這樣說着，回到了自己房裏。吩咐他的妻子，叫她拿出酒

( 500 )

來。

「爲什麼？」我望着他蒼白而緊張了的臉色，這樣的問。

「方纔，看見了一雙討厭的眼睛！我叫他稍微抬起頭來，那個客人便像吃驚一般的望着屋頂。大約因爲光線的原故，那雙眼睛，正和那時候的那人的完全一樣！隔了十年之後，又令我想起了那時候的討厭的戰爭來了。」

一直等他妻子拿酒出來，他總是一聲不響，我也祇好無言地望着。外面漂漾着的冷暗的陽光，使我覺得不安起來。

二

——他所講的說話，一字不改的抄在下面。

這是晴朗的晚上。

映在眼簾裏的，是廣漠的雪野，和照着蒼白色月光的天空。這種眺望，在正在打仗他的心靈裏面，引起了甜蜜而柔和的感情。但是，他不能欣賞這種歡喜。在他身上，負着一種使命。他的心裏，充滿了陰暗悲慘而嚴肅的感情。

因爲食糧缺乏，所以前天晚上決定了槍斃三十個俘虜。這是長官一句說話決定了的事。二十個兵士陪着十個俘虜，分做三組向着不同的途徑出發。

「到那裏去？」俘虜問。

「到隣村去。」回答非常的客氣。

路上，兵士們大家說笑，但是俘虜們却是一個都沒有笑聲。

三十個人的皮鞋聲音，在雪上響着。這種聲響，對於人們給了一種異樣的不安。人們不看美麗的天空，也不再行談笑。在兵士中間，也怕再說謊了。

不知走了幾哩，在他，好像是很短的時間。

突然，沉默被打破了。在離開三尺光景的前方，他聽見了一種拖長了「啊」字尾音的呻吟。一個俘虜跪在雪上，喊出了上帝的名字。

行列立刻潰激起來，呼喚上帝的名字的那種悲痛的聲音，從十個俘虜嘴裏喊了出來。這種，狠可憐地都是人類最後的悲鳴！

「放！放！」

一瞬之後，他從後面聽到了很狠狠的軍曹的命令。槍聲響了，白烟忽然的湧了起來。十

( 501 )

個染着血的尸骸，剩下了呼喚上帝的聲音，橫臥在雪地上面。

在那個可怕的瞬間，他看見了自己所打死的那個俘虜的，兩手伸向美麗的天空而在那裏呼喚上帝的那雙悲痛的眼睛。

二一 一一，四。

## 五月的夢

式微

這是耶穌升天節的午後，瑟君幽靜地倚在福端椅裏，聽着遠遠的一陣闖破寥寂的，進城的電車聲，真的一聲停住了，又真的一聲輾動地前進了，有如海濤的餘音，頻頻地送她入夢。

春來了的太陽，和暖而嬌豔的照遍了這小小的園子，五月的鈴蘭盛開着，白的，茄色的花朵與芬芳，在風中飄搖着。呀，熱情的五月，愛的季候！

車聲過去了，一陣小鳥啾啾相呼應的聲音，抬起頭來，却不見牠們的影迹，牠們是躲在花叢裏，陽光照到屋子裏了，室內陡然的是出了異樣的光明，然而爲光明所遮不起的却是澈然的寂寞，像春水一樣的靈活地浮漾於小小的屋子裏，



瑟君自到這村中來，還不過五天，可是一種寥寂與淒愁滿盈了她的心，時間對於淒愁的人是慢長的，五天的光陰，好像已經過了五年，想起巴黎好似一個遠夢，一個另一世界，在遼遠的彼方，她是好像被遺棄在別的又一個世界裏，只有單調與淒愁，與寂寞！

在巴黎，她的心境並不是常常好的，然而因為有柳君，兩個人在一天裏至少是見到兩次，午飯與晚飯的時候，每遇星期日，有時是瑟君，有時是柳君，彼此過從，大家消磨着無聊的光陰，兩個人一見到便像貓與狗，——這是不限定的，有時瑟君做狗，有時柳君做貓，有時則又反之。——他們兩個人苦中作樂地儘量的說笑話，在為這些笑話有時便吵架，有時便大笑，有時柳君一天不說話，有時瑟君忽然不去吃飯了，……他們兩個人居然造成了一個安靜而又熱鬧的他們的小世界。

瑟君在搬來的第一天晚上，晚飯後還寓時，一個人走在村中不平的小路上，陡然感到一種日暮的旅愁，也是一種不習慣，在巴黎，柳君是常常送她還寓的，她好像是一個剛離了母親的奶的小囚，她感得什麼都不慣適，還到寓居，她倚在椅裏，自己也不能明白是什麼原因的哭了起來，她感到什麼都不慣適，但她又說不出是那一樣不好來……

柳君，像她自己的哥哥一樣，她像他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但大家說他們倆是一對愛

( 504 )

人，並且他就要做她的丈夫了！丈夫，想起來這是何等可怕而又何等可以親暱的一個名字呀！她也願意有一個丈夫像他；他使她覺得可以親暱，但又使她敬畏，不過，他對她怎樣呢？她配做他的妻麼？

他們有時互相鼓勵着，有時又互相督責着，有時吵架了，——爲了一點小小的笑話。只是幾小時頂多的高興，他們倆又回心轉意，溫柔地和好如初了！誰也沒有力量；連上帝也沒有力量把他們的心分離了起來。

那是一個星期三的晚間，柳君買得幾部好書；有一本是瑟君所最愛的 (*Pelléas et Mélisande*) 「貝雷阿與梅李桑特」梅特林克的劇，有着七色的畫，柳君以七百法郎的價值將牠買了來。

瑟君出柳君的寓是九時半，她手裏拿了幾本法文戲劇，是柳君託她代寄給他的一個好友，在里昂生着病的。

這是新雨後，街道上半濕，行人稀少，偶然從街頭的咖啡館裏傳出一兩聲笑語，有如空谷仙音。天空繁星燦然，夜風吹來，陣陣的感到清爽。

忽然從對面像旋風一般的轉過了一個黑影：「妹妹，妹妹，你到捨地方去？」瑟君沒有回

顧，頭遠遠的舉望天空，迅速的前走了。

『妹妹，姊妹，你不認識我了麼？』——『你路上好麼？你身體好麼？媽媽好麼？哥哥有信麼？』絲君趕上前一把拉住了她，問。『妹妹，寸心千古，你忘了麼？』接着又問。

『是的，我不認識你，你是誰？』——『走開！走開！』瑟君說，又自管前走了。

『妹妹呵，你這樣冷酷，你這樣殘忍！』——『說幾句話又何妨呢？』絲君又趕上了說。

『話已說完了，在雪湖的時候早已說完了！沒話了！』瑟君飛步跑了，絲君趕上去，又把拉住了：『妹妹，我有一句話問你！』

『說來！』瑟君大聲地叱說。

『你究與柳君要好不？』

瑟君一聽這話，便忍不住的大聲笑了出來。

『喏！妹妹，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瑟君抬起頭來，只見絲君的兄及其好友從對面的旁路走過來了！

『瑟小姐，好？』絲君的兄走近脫了帽說：『我們來了已一星期了！』

『哦！』

正在這當兒，後一步的絲君的好友，也走上前來了，他脫下帽說：『瑟先生，好罷？』深深的還鞠了一躬，瑟君也無暇用想，只是念到古語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他們對她之恨入於骨髓，不知他們的心中作者何的念？

瑟君還沒有工夫答語，絲君雖然已放了拉住她的肩膀的手，却又來問她拿的是什麼書，這裏面恰有一本小小的畫冊，是柳君在舊書堆上用了七十五個生丁買來的，開首有一張小小的畫着一個小孩子手裏拿了香腸，"Comrade"一隻狗跟住了他，他便退到門腳邊。瑟君真愛了這一張。便向柳君要了來。絲君正見了這畫冊面的幾個字，便伸手來奪，一邊問道：『這是什麼？』同時，絲君的好友又向瑟君說道：

『坐火車來的麼？那時候天氣正冷呵！』

『車裏倒不冷，很暖和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呵？』絲君的兄問：『同了到我們那裏去玩麼？』

絲君又來搶她拿了的畫冊及書：『不要動，這是要寄給一個生病的朋友的。』

『誰呵？』絲君又來搶，瑟君逃了，在旁邊，絲君竟又一把拉住了她：『禮貌點，再這樣，我就生氣。』瑟君說。

『你不給我看，我也要生氣呢！』絲君說。

『你生氣好了！我倒願意你生氣！』瑟君說完，便往她的寓居大門逃進，絲君又追了上來，直到樓角邊。直到樓角邊，他又將她拉住了。『妹妹，妹妹，我有句話問你，你與柳君要好不？』——『人家都說你與柳君已定了結婚的日期？』

『妹妹，妹妹，讓我認個罪！讓我認個罪！』絲君逼上一步！竟要擁吻她了，瑟君將面返身向了壁，已經到了盡處，沒可逃了。她喊道：『夠了！夠了！』她又奪身向樓梯下逃，絲君攔住了，她急得就把一本書拋下，絲君俯首去拾，瑟君乘間遂奪到了寓屋門口，急迫的按了三下電鈴：開出門來了！哦！這真是一個救命的上帝，一個天使呀！

是房東的女婿拐腳，『晚安呀，小姐！』瑟君沒有答應，便逃了進門。

『趕快關門！趕快關門！』瑟君用法語說。

『讓我進來罷，先生，我有幾句話要對她說。』

瑟君已經逃進自己的房間，將房門關上，又鎖起了。她也沒有脫外衣，放下書，坐在椅裏，心是鹿鹿的跳着，好像是心肺都倒置了，她頭昏，她焦急恐怖着，

忽然三下門聲，她跳了起來，『誰？』她問，她的話聲都發抖了。

「是我！」拐脚在門外，悅和的允聲，「那位先生已走了！」瑟君才敢開出門去。

「這一本書，喏！那位先生說是你掉下的！」瑟君接了牠。

「你嚇得怕了麼？」

「是的！」瑟君允了一聲，便將門關上了。

瑟君坐在椅上，心總是鹿鹿的跳，她看那畫冊的一角已被搶而奪縋了，幸而“Comrade”還沒有撕破。她呆坐了好一刻，也沒有心緒作功課，便脫衣上牀睡了，可是她的心還是不平靜的恐怖地跳着，她真覺得這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大驚嚇！從來所不會有過的。請想，對於一個心靈全然漠不相識的男子，不要說是愛情，連感情也絲毫沒有的忽然要求強吻，這對於她是何等的難堪呢？誰有挈吻來復仇的麼？誰有挈吻來表示憎惡的麼？

瑟君睡在牀上，久久不能入睡，她想起過去的一切，深深地悵惘，又回憶剛才絲君的阿哥對她說這句話：「到我們那裏去玩嘍！」還像在北京時的那樣對她謙恭，對她和愛的神色，她是一隻「香佛手」以前絲君會這樣的給了她一個別號，是的，她是一隻「香佛手」，他們恨不能把她抱了去。她想到他們是曾經如何地好待了她，她也好待他們過的，然而這些都已過去了！已經很遠很遠，好像在別一個生命裏。這種相待的好處已經被惡處所埋淹得一絲也不

留了，

人與人間的關係之厚薄，原不過感情的好壞的比較及稱量，這雖然是無形的，然而却是顯然的，人是感情的動物，終究敵不過感情的堆積及驅使。

愛情是可以製造的，她相信，對於一個漠不相識的人，加以恩惠，便可築造起好感及愛來，就是父母兄弟間的親愛雖然半出自天生，半出自環境及機會，可是，也不過大家彼此憐惜體貼的，疾病相扶，危難相救，好感的堆積而已，一到了真是太過意不去了的時候，那說是兄弟，那說是父母，也要變成了漠然的不相關者。所以這是很易證明的：世上也有許多像仇敵似的子女對於父母，或父母對於子女，他們間，在旁人看去或許覺得他們都是好人，都不是頂惡的，然而在他們間却不相愛，却仇恨着，這是因為連他們自己也都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日漸逐積的他們間製造惡處已過了他們間相待的好處了之故呀。

這一年多來，絲君他們所給於她的不過是逼迫，積毀與不理解的種種不近情的行爲，她只從他們這些行爲裏產生了怨恨與憎惡，與不信仰，對他們是沒情，他們以前對她的好處，都被他們自己後來待她的惡處抵過了，淹沒了！

想到柳君，她對他也並不是絕對的愛好，她對於他以前有一個時候的負心也略有怨忿，



( 510 )

然而她恕諒他了，有如柳君恕諒她的一樣。他們現在所維持着的是人間的愛，是人生的愛。她想了一陣，落了幾滴辛酸的眼淚，一歇靜默中，聽窗外瀟瀟的下起雨來了，好大的淒寂的雨聲，當落在鉛的屋簷上，釘釘的作着響。

她想着一對經過了世途艱苦的中年夫婦，他們應當不再與年青的夫婦們那樣地不知珍惜愛情，把他們的幸福在微微的苦痛的爐子上烤着，直到他們的生命之油乾涸爲止。他們的生命已經有限，他們攜手相扶同履這困苦的人生道，他們是相愛的。這樣的事實在人世並不多，或者竟是沒有，然而這一種思想在一個多情的女孩的心腦裏，却是苦痛的。

瑟君時常感到孤寂，可是一想到死，便萬念澈然了；死是一個安息，一個平和，一個安靜，一個沉默，一個勝於一切的最大的愛之結束；好比一對和好的夫婦，妻不幸夭亡了，爲丈夫者因爲生活或是事業之故不能再結婚，伊拋下一切，孤魂獨去了！反之，也一樣。

不知什麼時候，瑟君才入了睡，及至一翻身，醒了過來，摸了小桌上的表一看，還只六時，晨光已開始從窗帷透入，他的心又跳了，她好似赴敵的怯弱的軍人，她好似落了難。

此後她竟不敢一人出入，柳君便護送了她。

次日的晚間，她收到了一封信；

「妹妹，有一句話忘記告訴你，……」

隔日又收到了一封，共有兩張：一稱「女士」一則仍稱「妹妹」。

「我現在所要知道的，柳君待你好不好？你愛柳君不？……」『倘然真的如此，自然使我覺得人事的空虛！』還有一點恐嚇瑟君的意思。而另一紙稱「妹妹」的却又這樣寫着：「爲了我們雪湖的深情，爲了我們兩位母親，請你來一次，來談一次，不要怕，我決捨不得傷害我的愛人的。」

瑟君看完這封信，真的笑了起來，男子的技倆，就不過是那些：甜言蜜語來欺騙，哀求訴苦利用女子易感多情的缺點可憐了他，或以不然將怎樣對付他所猜測的她的情人爲恐嚇，或以將以前通過的情書來發表，破壞名譽爲要逼，但瑟君却是不怕的，那些行爲，在中國社會上她見的也很多，如什麼自稱新英雄主義的情波記作者的某藝術家等一類。

瑟君在收到這信之前，已有一信寫寄給絲君的好友，請轉言的，那信是非常乾脆：

「所以請先生轉言，因爲覺得先生是最適合的。」

「我對他已盡過心，我現在是自由的，絕對的自由。我要與誰談愛就愛，我的婚姻問題及一切沒有使何人能干涉我。」

( 511 )

( 512 )

「他們決絕我，我也決絕他們。」——「本來大家未始不可以有點友誼，無而大家相罵，卑視，吵鬧，這是事實。又何苦呢？人與人的交接本爲大家分得些彼此的快樂。所以友誼也不必有了。」

「我以爲人間感情上的事，無論鬧到怎樣地步，總要維持點詩意！那就是自由，坦白，尊重各人的人格，」——「這是最後的話，最後的態度，完結。就來覆信，也恕不回答了。」

這信去了，又立刻來了一封回信，却不是絲君的好友寫的，是絲君的：

「我承認我把愛人來試驗是我的錯誤，……將愛人丟在遠處，我也知道是危險的，而且

不寄錢給她，於理也不合。……妹妹，你來，我一句也不罵你了，我只要向你流着熱淚。……我現在正需要你的同情與可憐呵！」

瑟君收到這封信，也着實覺得絲君是可憐的，而然，可憐他的不過是他受人愚弄，如今竟如他所料的懺悔了！然而，已經遲了！她能可憐他，然而他報酬她給他的可憐及同情却只是欺侮，這已經過去的專實。

她沉沉地想到去年今時的落磊流難的時日，提到經濟難免臭，然而他——絲君——之失信不寄錢她是爲經濟壓迫麼？他們以她爲「最毒婦人心」的女子呢。她並不是一樣化學的原料

可以給科學家試驗的，一個人，是有血肉感情的，不能與血肉及感情及人格開玩笑。

她想到這世上早已不該有她存在了，如果柳君與絲君是一樣的人，柳君是還有些人的感情呀！她入死出生，出生入死地到如今，回想到去年的今時，世上早該沒有她的存在了！她已經腐化了的死屍，或者她已經是一個女修士了，絲君還向那裏去叫『妹妹』稱『愛人』呢？向一個腐化了的死屍，或是向一個不見人面的女修士呢？絲君想到這裏，她的心是酸痛了！

村中晚禱的鐘聲清澈而幽靜的送了來，才把瑟君的如夢一般的沉想打斷了，街頭傳過一陣陣婦女小孩的微輕的笑語，都是可以想見他們懷着了祝福的情緒還到他們的家裏。

夕陽淡淡的斜斜的掛在天邊，彩霞一抹，襯托着長空，良夜又開始了，『好夢呀！』瑟君立起來，靠近窗欄，淒愴而惆悵的情緒，想着。 一九二九，五，二〇，晚完。

##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

周伯涵

『有一本書叫作 Im Westen nichts Neues. 是現在轟動全球的戰事小說，成功的偉大作品很可以看看，你何妨買它一本呢！』這是四月間一位朋友向我說的。後來接連着在雜誌月刊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

和報紙上，又看見許多關於這本書的論文和介紹。爲好奇心所衝動的我，終於在暑假期內買到一本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德文原本而開始誦讀了。用六點多鐘的時間一氣把它讀完之後，我立刻想起德國München城啤酒的滋味來了。我以爲德國人的作品的確是像他們的Münchener啤酒醇厚的味兒，絕對不是淡茶一般的美國作品所能比擬的，這本書買得很滿意，三塊錢花得真值得，當初曾經如此想過。夏季過去，秋天來了，這部書譯成中文將要出版的預告，也跟着同時在報紙上出現。是多麼可喜的一件事呀！素來不努力的中國翻譯界居然也會有這樣的成績，我又這般想過。終於在前幾天我的朋友T先生把一本水沫書店出版林疑今先生譯的本子送我給看了。

翻譯這件事本來不甚好辦，信、達、雅三字都要做到談何容易，稍不留心極會弄出笑話來的。一個人誰沒有忽略的地方，和見識不到之處，所以任何一個翻譯家，錯誤二字終是不能全免的。因爲如此要翻一本書，對於原文固然是不消說至少要有十分的了解，一方面是還須二十四分的細心。原文尚不能十分明瞭，又不肯下仔細工夫，那就萬萬不能動筆了。我看過林先生所譯的書，感覺到他對於以上兩層都沒有作得盡善盡美，但是還沒有替他作義務校對的意思。拿書給我看的T先生，起初是他頗有此種雅意，後來另外又有一位先生也表示贊

成，於是乎我纔不揣鄙陋，勉強打起精神寫了以後的幾句話：

(一)第一章七頁第十二三兩行原文是——

*Tjaden und Müller haben ein paar Waschschüsseln aufgetrieben und*

在德文裏 *Schüssel* 這個字有碗，鉢，盆，盂幾種意義，但不是浴盆。浴盆是叫做 *Badewanne* 的，*Waschen* 是洗濯，*Waschschüssel* 說它是洗衣服或什物的盆都可以，却不能當作別的東西。譯者因為誤解，在譯本第一章三頁第九行裏譯作——

第牙頓和摩勒爾找到兩隻浴盆……

(二)第一章七頁第十六行原文為——

*Er ist und bleibt ein magerer Hering.*

此處的 *Hering* 是青魚，*mager* 是瘦，但是在譯本的第一章四頁第二三兩行裏誤譯成——  
第牙頓瘦得像根鈹子似地。

*Heringe* 或者 *Hering* 都是代表鈹子的德國字，無論如何不能和 *Heringe* 混亂，不用說又是誤解了。

( 515 )

(三)第一章二十一頁第四五兩行原文作——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

( 516 )

dass er nach vier Wochen Tornistertagen schon Plattfisse bekam.

譯文第一章二十頁第十七行和廿一頁第一行譯出語句乃是——

一經四禮拜的負包袋，他的脚就腫了。

上半句雖然不好，還可以勉強講得過去，下半句可就荒謬得可憐了。因為譯文所說的「脚腫」，是從Plattfisse這個字譯出的，Plattfisse(此孫單數字)的來源，又是根據Platt平而造成的。凡是骨質脆弱的人，常有這種現象，脚底平得和一塊板差不多，脚心完全沒有。此處實在是說脚底平了不是腫；然而我們的譯者林先生的神經過於敏銳了些，以為背着很重的包裹而身體又不強健的人，跑過四個禮拜的遠路，他的脚由磨擦過甚而生熱，生熱而發炎，發炎中國說法不是腫了嗎？

(四) 第二章廿八頁廿一行原文如左——

Hr galt als der Schafste Schinder des Kasernenhofes,...

Schinder是一個罵人的字，凡是脾氣不好喜歡咆哮和虐待他人者，都被他的對方用這個字來稱呼，含有不敬之意，與紀律聲名四字毫不相干。因為不明Schinder的本意，所以譯文第二章三十頁第十四行譯的是——



在軍營裏他有紀律最嚴的聲名，……

(五)第二章三十四頁第七八兩行原文乃——

“Du kannst meine Schnürschuhe für Muller mitnehmen.”

右邊一句話可譯作——

『你可以把我的靴子給摩勒爾帶了去。』

Schnürschuh 是繩線一類的東西，細帶當然也可以說。Schnürschuhe 是一種長統皮鞋，用鞋帶而不用鈕扣的，通常點叫它做靴也無不可。譯文中却多出一「鑲花邊的」四個令人莫明其妙的字來，那一例是——

你可以將我鑲花邊的靴子帶給摩勒爾。

見譯本第二章三十七頁第十三四兩行。

(六)第三章四十頁第十行原文為——

Der verzieht das Gesicht.

譯本第三章四十六頁第五行譯作——

他扮一扮面孔。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

( 518 )

*verzogen* 這個字是代表一種動作，大概有牽，扯和拉的意思，面孔上的肌肉發生這種動作大多是表示不高興和失望的樣子，「扮一扮面孔」。這句話大概不能算爲準確的譯語，並且還有點杜撰。

(七)第三章四十頁第十九行原文是——

*Katczinsky pfeift fachmannisch.*

用口唇吹哨德文通用 *Pfeifen* 這個字，即中國小說上常用的「胡哨」是也。*fachmannisch* 是根據 *Fachmann* 專家這個名詞而成的形容詞 *pfeift fachmannisch* 就是說哨子吹得很好，已經有專門家的程度了。譯本第三章四十六頁第七八兩行譯成一句絕妙而不可言的好句子，叫做——  
嘉德哼熟識的吹嘯。

這句話照德文原意譯得固然是已經不對；因爲裏面沒有哼字，再就中文方面講，更加是「麵杖吹火一竅不通」，而且一個人一張嘴同時既要哼，又須吹，未了還得嘯那裏能夠來得及呢。

(八)第四章五十五頁第四五兩行原文作——

*unter dessen Schutz wir uns wohlfühlen.*

譯文第四章六十四頁第三四兩行譯爲——

在這幕蓋之下，我們覺得是擠做一團。

這句話似乎應當譯作——

在這幕的掩護之下我們覺得舒適。

不知譯者怎樣把舒適二字誤解，糊裏糊塗的就把他們給擠作一團了。舒適德文字爲 *wohl*。

*zufühlen*。

(九)第四章五十五頁第六行原文如左——

*und gibt mir Feuer.*

此處乃是一句極簡單的話，譯出來是——

並且給我火。

火字在德文裏是 *Feuer*，這句的火字是說火柴因爲給火的人，先前曾經給過受火者一枝煙（見原文上句）但是譯文神妙得很，竟會是——

然後有一點光亮。

見譯本第四章六十四頁第五行。

(十)第五章七十九頁第一二兩行原文——

*Es ist beschwerlich, die einzelne Laus zu toten, wenn man hunderte hat.*

*Ungeziefar* 和 *Laus* 是蟲子一類的東西，然而不是木虱。譯文第五章九十六頁第一二兩行

譯文——

一個人有數百隻木虱的時候，一隻一隻來弄殺實是椿極討厭的事。

我以為這兒須要把木字除去，不然人身上那裏會長出木虱呢！討厭二字不能代表原文中 *beschwerlich* 的字義，因為它的本義是含有困難和麻煩兩種解釋的。

(十一)第五章七十九頁第七行原文是——

*Es knackt, und sie sind erledigt.*

譯文第五章九十六頁第五六兩行譯作——

克喇地一聲，牠們都被壓死了。

這句是承原文上句，說有許多蟲子被人丟入燒熱的皮鞋油盒蓋子裏，在一聲爆炸聲中，它們都完結了，都死了。*erledigen* 這個動詞字義是完結二字，不知譯者用什麼東西來把它們壓死，我却不明白！

(十二)第六章一百零二頁第二三兩行原文乃——

*Auf dem Wege passieren wir eine zerschossene Schule. etwas*

凡是炮火所轟毀的，都可以說 *zerschossene*，沒有其他意義，但不過譯文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神譯是——

在路上的時候，我們經過一間炮彈學校。

*passieren* 是經過 *Schule* 是學校，*zerschossen* 是被轟壞，都是很容易明白的；但不知為何竟有此妙文？見譯本第六章一百廿五頁第二三兩行。

(十三)第七章一百四十頁第七八兩行原文爲——

*Seine grosse Schnauze hat er verloren, seit er im Graben war.*

譯文第七章一百七十二頁第五六兩行譯爲——

從他在戰壕以後，他將他的自傲態度弄掉了。

*Schnauze* 的原意是嘴，可是只限於獸類的，如若用到人身上去，那就不是好話而罵人了。*groß* 是大。*grosse Schnauze* 是用來罵喜歡亂說而好罵人者的常用名詞，把它弄掉了，就是不貧嘴不罵人了，並不是什麼自傲態度。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

(十四)第八章一百九十二頁第十九二十兩行原文是——

... wie kranke Stöche,...

Stöche是Storch「鶴」字的多數寫法，譯文第八章二百三十九頁第四行譯成——

……像是食蟲的鶴……

應當譯作——

……猶如病鶴……

(十五)第九章一百九十九頁第三行原文作——

Geschütze.

譯文第九章二百四十七頁第二行誤譯作——

槍。

此處須作「炮」方是。

(十六)第十章二百三十一頁第一行原文乃——

„Schwe n gehabt“

譯文第十章二百八十八頁第十四行譯為——

## 「猪」

譯者因爲不知道這口「猪」的來歷，和它的用處，所以就失去原意，單單譯成「猪」字，不曉得德國人有句成語叫做——

Schwein bringt Glück!

意思是說：猪是能夠招來幸福的，所以凡事如若碰着好幸運都說一聲——

Schwein gehabt.

譯成中文是「有猪」也就是說，有福，有幸運，碰得巧，不知這個的當然不能夠明瞭一切了。

(十七)第十一章二百八十四頁第五行原文如左——

Er zeigt auf Kat. "Er ist ja tot."

此處該譯爲——

他指着嘉德。「他是死了。」

譯文第十一章三百五十八第十七行是——

他背着嘉德。「他已經死僵得像木頭了。」

讀林譯『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以後



「指」字誤「背」字。「僵得像木頭等」原文內無此意。

(十八)第十二章二百八十六頁九與十兩行原文——

*Wahl ich etwas Gas geschluckt habe.*

譯文第十二章三百六十一頁第七行譯作——

因為我吞了一塊毒氣；

氣體居然能以一塊一塊的吞下去，真是新聞一件。*etwas*是一些或者少許。

以上是我在譯本全部十二章書裏面隨便找出來的幾個錯處，作為例子，其餘牽強附會不妥當的地方，我也寫不了那麼許多，總而言之，聰明一點的人，只要看過這幾個樣子，大概也就能夠明白一切了。寫到此處本來應當截止的了，但是因為看見報上此書二版出書的廣告，不得不再以義務校對的資格，向林先生進一點忠告。請他把譯本平心靜氣，詳細細大加修改一番，然後再繼續出版，若是永遠照現在的本子印下去，不但對不起德國的雷馬克，更加對不住國內一班花一元一角現大洋去買這本書的人。

最後我還要說句老實話，真正譯得好的書，即使不投機，將來也不愁沒銷路，不請名人作序，也不會減少了它的價值和無人看，只要翻譯者心細胆小不忘記自己的責任，將來一定

會有很好結果的。

(校對所用德文本爲一九廿九年出版551—575千本)。

一九二九，十一，在吳淞同濟大學。

## 隨感錄

### 一 老大家的「砲聲」

冰 禪

在友人處看見第九期的樂羣月刊，在國外看見國內的刊物，常抱着一種欣喜，順便就看到陳勺水先生譯的幾篇文章，聽說陳先生是文學界的「老大家」，於日文有二十年老資格，保險毫無錯誤，又是某種的權威，精通幾國的文字，這當然是非拜讀不可的。然而僅僅看到譯藏原惟人氏俄國文學尖端要素一篇知文中，就使我覺得有三點奇怪：第一，原文簡潔明白的文字，被陳先生畫蛇添足，弄得冗長不堪，這大概是陳先生當了幾年教授，所以譯文也變成「講義」了；其次是人名照日文板譯，弄成刁鑽古怪，日本人用他的假名拼外國名字，已經不容易懂，陳先生再又從假名譯成漢字，結果就是牛頭不對馬嘴了。讀者只要將陳先生譯的

幾個人名看看，恐怕不能不頭痛罷。我想懂得幾國文字的陳先生最好費點氣力，將原名或英文名字寫出，不然介紹也有點等於不介紹了。然而就是這還不值得奇怪的，因為以來從日文譯的書，許多就是從日文硬譯出來，決不能單怪陳先生；但是一看到「靜寂的砲聲」這個書名，就真不能不令我伸舌頭了！砲聲而能靜寂，這真是陳先生的發明。我一看藏原氏原文才恍然於陳先生致誤的由來了。原文譯作「靜力ナトニ」，「トニ」讀作「董」，原有砲聲及午砲的意思，但此的「トニ」，係俄國的一條河名，地理上作「Тонь」，中國地理書上似乎有人譯作「頓河」或「屯河」，這小說本係描寫頓河岸哥薩克民族生活的，原書名下可譯作「寂靜的頓河」，不意陳先生把一條河弄成大砲，於是砲聲也「靜寂」；大概這砲聲比蚊蟲聲音還要小罷。其實「トニ」在日文中還有「菜碗」，「衣兜」，「鈍重」，「噸」等義，陳先生何不譯成靜寂的菜碗呢？同時看見有方炎武君同一譯文在北新十七號上，譯作「靜物」，大概是懷疑這「トニ」未必是砲，所以很虛心，而陳先生却悍然要砲聲寂靜了。本來翻譯的錯誤是常有的事，值不得多說，不過自負不凡的陳先生其翻譯不可信如此，不能不令人驚異了。今春看見陳先生論世界左派文壇，把死了骨頭都爛了的傑克倫敦，說他現在怎樣怎樣，叫死人復活。從前起死回生，現在又要河變成砲。只翻一二頁就是如此，其他連篇的大譯可信託到了怎樣的程度真不能不使人懷疑了。我因而

想到，甚矣，譯事之難也；而更覺得「學有專攻」，老大家未必就般般會件件通，馬克斯無妨不懂文學；其次也覺得錯誤未見得人人能免，正無妨虛心謙遜一點，自吹包管一點錯誤也沒有馬上就露出破綻實在難乎爲情。

## 二 又是關於男女理髮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六日，瀋陽某報載：

省市中小各校奉教育廳令現均飭令學生凡男生不准剪女髮作鴨尾式而女生亦不准剪男髮作光頭式或平分式以示區別違則驅逐出校云（原文一字不易）

前幾年，北方某大學文科有學生理髮不許『向前直披』及『頂上簇聳』之佈告，當時語絲曾廣爲宣揚，今遼寧教育廳又有限制剪『鴨尾』『光頭』『平分』諸式之明令，真是盛德有隣，後先輝映，烏可以不紀？

（ 527 ）

『髮式』，小事一端，然而頗蒙一般屠夫之垂注。猶憶在某一種屠夫的宰制下，剪髮的女子，固然全是亂黨，砍了；即男子，剪某式的，也是亂黨，砍了。——這是由『髮式』而可以認出牠們的敵人，髮式之時義大矣哉！

( 528 )

降而至於某大學文科的佈告，則不過想『登大雅之堂』；現在遼甯教廳的命令，亦不過要示男女之別，而其罰則，則僅僅驅逐出校了事，較諸屠夫們之鋼刀一揮，萬頭齊落之豪概，翻乎後矣！

再說，女子剪髮，是曾目爲大逆不道，懸爲厲禁的；而今，即舊的大本營也已翻然改圖，與以默認，——雖然尙不准剪『光頭式』與『平分式』，亦算退讓到一萬步了。

勒令男子拖辮子的事，似乎一時將不可能，即勒令女子蓄髮，目下也尙未看見。一切反進化的勢力，都要一步步退入牠們的墳墓，關於理髮的種種，只是一幅局部的縮影而已。